

华艺出版社

晚生代丛书

● 文浪

浮生独白

● 文 浪

浮生独白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独白/文浪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

(晚生代)

ISBN 7-80039-964-8

I. 浮… II. 文…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5447 号

浮生独白

文 浪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

850×1168 1/32 10.5 印张 243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964-8/I·544

定 价: 13.80 元

题 叙

一个人孤独活着的日子总是感觉到生存有许多的难境，这个人总是妄图寻找某种条件去帮助自己彻底摆脱，然而，难境却伴随了我们的一生。当我穿越从前的岁月对历史回眸遥望之时，对人生的烟雨招摇不禁如光秃的大树怅然长啸。

在过去我有许多没有说话的日子沉默着如同一条河流平静缠绕着树林，至后来我别罢故土迁巢到一个古老的小镇谋生，依然是一条古朴的河流使我之心重返旧梦归途，树木葱茏蓊郁的记忆使我立在高高矮矮的青砖灰瓦的屋檐下心里飘荡起昔日的乡村情感，于是从那时我便做起我的小说来。

转瞬间我的小说如阳光随风而逝。时空，虚无，现实，梦幻，对我来说如同历史的老人闪烁其辞。我那时枯坐在租赁的寓间，坐在书巢破损桌前，阳光阴沉地抚摸我消瘦的脸，偶尔有楝树果子在风中错错落落地响着仲夏的清音，时而从木窗棂的断格中掉进来落在书桌上。我不免要抬眼干望着那板古墙雉堞给了我潮湿和黯绿的青苔，爬山鼠挂下蓬勃的生命，有意无意地抚弄微风向我摇摆着植物的手掌。等到黄昏来临，时光就像屋里飞窜的蝙蝠乱轰轰地，圆的月未圆的月或是一弯新的月，注视我让我翻检我的

从前，翻检我的情感，照见着我之断简残篇。我记得这是1989年岁尾之时我做小说的情境。

我过着寄人篱下的苦日子。我那时确如一只濒临死亡的鸟，我没有天空。我站在土壤上，每天有我的知己去给我喂食。我想和鸟一样划过天空之时掉下几声鸣叫辞别夕阳落归尘土，但我连鸟也没有做成。我因此便罢，于是我的意念浮动做了这几个文字。

文 浪

于湖北空界山书巢

27/3, 1995

目 录

题叙.....	(1)
孤独之狼.....	(1)
浮生独白	(42)
流水	(75)
冷月.....	(121)
别梦依稀.....	(131)
呼啸.....	(168)
骗歌.....	(197)
黑感觉.....	(213)
名落孙山.....	(229)
丧家犬.....	(265)
旧事新年.....	(280)
语言的碎片与状态的洪流.....	王干(292)
后记.....	(302)

孤独之狼

第一部分

1

自我从南方回来以后，有好几年一直客居沔阳，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去处，使我有一种沦落之感。尤其处在沔阳这种寂寞的人文环境，更使我觉得时光潦倒。往往翻过年来，我就觉得手中没有事做，当然也是因为顾了寒冷。到了三月，又是连绵的雨季，空气潮湿裹挟着清冷，给人阴郁的情结。这期间我必是不能出门，我没有购买雨具的习惯。

就这样我过着一种悲观的日子。我缺乏谋生的计划，觉得手中没有事做，我怀疑这样寂寥下去将会身体浮肿思想沉沦。我该是要出去走走，轻松惬意地行走，最好是寻个偏僻荒野的乡村，把自己的脸贴近泥土。我觉得有必要采纳朋友马飞的建议。他建议我到老家北湖去拜访吕少农先生，说既找到了僻静又探访了故旧，能够获得新鲜的人生，使精神不得空虚起来。我想我老家的荒寂

旷野有着原始的宁静，自然是我的绝好去处。至于吕少农先生与我渐渐地疏远淡忘，过去的交游不过是一张黑白的旧照片而已，未可他还能把我当作朋友？可马飞说吕少农先生对我没有忘却，时常地对他提起我来，并在地方报纸上评论我的小说。我在外混得不顺，已是枉落红尘之人，思想逐渐地靠近宗教，马飞又说吕少农先生对佛学的修习已专注一境，这又使我不甚惊诧慕仰，于是我决定专程造访。

只是我没有购买雨具的习惯。

我等着天气好起来。

2

我等到七月这么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前往北湖。那已是吕少农的学校放了暑假，教室破旧空荡，地面歇着树荫，树林间麻雀群飞，屋瓦上伏着繁茂的柳枝，南风悠悠把柳树尖触到瓦上吹得树叶全部翻了面，我陡然想起中学时代的这种风景，心头顿时浮上愁绪。学校全都歇暑去了，天气热得要死，连个小孩也没有，我有点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我只好顺着教师的寝室去寻找，突然看见有个宿舍的门上，用图钉钉着一个半截大信封，放着几张折叠好的纸和拴了尾线的铅笔，信封口袋上写着：

来似风雨，去似微尘。

请到堤边土窑旁一草屋找。

吕少农

我看后心想未必吕少农知道我要来找他？我找到昂然高耸的窑场大烟囱，我望着烟囱匆匆行走，知了像阳光尖利地鸣叫。走

出恶树林，太阳又辣又毒，堤边浮土像热沙掩埋我的双脚。我戴着旧草帽，背着帆布挎包，里面放着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我想我必是要找到吕少农先生了，他必是在藤椅上纳凉呢！翻过土坡，再走过密密的白杨林子，就到了土窑场。真是好风景啊，好生生一间草屋，屋顶铺着的麦秸杆和茅草用竹蔑扎着，用柄柴扎着的草壁。草屋前池塘里的水合泡和猪耳朵草被风赶到一角，风把荷叶边给吹翻了，屋前屋后刮着高大的杨柳。我想吕少农先生真会修习，他刻意仿照杜甫的草堂或陶渊明隐居的田园。离那间草屋不远的野蒿边，我被挡在杨树枝夹成的篱笆外面，我喊道：

“吕少农——”

我枯咽的嗓子话音未落，只见茅草屋边冲出一条狼狗，两秒钟就射到栅栏边，像饿狼扑我。那狼狗又高又大，像希特勒党卫队的警犬。我吓得头发一竖，脊背窜上凉气，慌忙边喊边退。

“吕少农——”我大声喊。

没有人答应。

“吕少农——”我扯破喉咙喊。

仍然没人答应。

“吕少农，你咋用狗欢迎我？”

我终于发现没人。

那只狼狗仍是一个劲地扑我，那道齐胸高的篱笆，狼狗射过来是不成问题的，可它颈上的皮带扣不幸拴在那截倒在地上的杨树筒上了。那狼狗拼命地扯着皮带扣，蹦上天若两米高的巨人，落下来如一堆晃动萎缩的树荫。一副阎王的面孔，盯着我像盯着盗贼，淡红的舌头如鞋底宽，吊出来快一尺长，我吓得有些糊涂了。我想喊一声走开。

“吕少农——救命啦！”

仍然没有人答应，我失望了。我准备逃走，这时上窑那里突

然有个女人伸出头来，我赶紧嚷道：

“喂，这是不是你的狗？给我唤住！”

那女人不唤狼狗，仿佛还想怂恿似的，于是狼狗更加疯狂地扑我，它的皮带扣把那截杨树筒都拉动了。

“我说这茅屋是不是吕少农的家？”

“你是谁？”那女人才懒懒地应道。

“我是吕少农的朋友。你快把狗唤住！”

“我咋不认识你？”

“你以后就会认识我。”

“你叫什么名字？”

“你先把狼狗唤住好不好？”

于是那女人说热豹热豹，要死，那狼狗就跑回去了。狗皮带也就松扣了。那狼狗跑到女人的胯下，用鼻子掀动裙子，嗅了嗅，下意思地瞅了一眼。

我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来找她的吕少农，她居然麻木不仁，并且怂恿狼狗来咬我？我正在心里忿懑，谁知那条狼狗又箭似地冲向我。我吓得冷汗一冒，可那狼狗的皮带扣居然又套在那截杨树筒上了，我急忙说：

“你把狗唤住！”

可是那女人根本不唤狼狗，好象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又说你把狗唤住，那女人说：

“吕少农不在。”

“不在？”

“去武汉摆地摊卖书去了。”

“我听说他在修佛？”

“修佛能饱肚子？”

“你的狼狗咋这样凶？”

“不就像你们男人，有机会就射人？”

“我是吕少农的朋友，你咋地打这比喻？”

“是朋友，我这狗咋地会咬？”

“狗咋地认识朋友呢？”

“是啊，狗只想来找吕少农，对吧？”

“请问你是吕少农的……”

你瞎说做甚？他又没有老婆。我是窑上的。”

“你是窑上的？那你问我咋地？”

“问不得么？我晓得你是不是坏人？这里大白天都有盗贼，到我们土窑来偷砖偷菜。”

我听了此话，突然糊涂了。这女人还真会骂人！骂我是狗骂我是贼，咋地缺乏修养呢？我满以为是吕少农的爱人哩。我没有立即离开，反倒点燃一支劣质烟草站在篱笆边看着那个茅屋。我看见狼狗又掀动那女人的裙子，嗅了嗅，那女人说，热豹要死，可那狼狗仍然掀着女人的裙子，并从女人的胯下穿过去，又在后面嗅着，那女人喝道，热豹要死，就牵着进屋去了。

3

在北湖的七月，已是芦苇有半人高的风景，北河环绕着芦苇林缓缓流行，落日浮在芦苇上就像落在青纱帐里。我已没有了兴致。我没见到吕少农先生，这个专程造访有什么意义呢？我回转身来注视着那间草屋，立了许久。我看见风仍然翻着荷叶，靠着篱笆脚边的辣椒丛炙热低伏，日头疲惫，消歇在灌木斑杂的草屋边。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读书人的处所，刚才那女人的无礼我全然地消失。我看了一会，返到北湖中学，望着吕少农门上那句“来似风雨，去似微尘”，就在那信封口袋里取出纸条，写了一句留言：

“别时容易见时难。”之后，我搭乘末班车匆匆返到沔阳城里。

这次我没有见到吕少农先生，心里着实有些懊丧。我本是怀着访旧的情感前去拜访的，不料连这故旧的影子也追踪不到。我在星夜望风而归，不禁感到人生更像旧照片，更像风俗画，更叫悲哀来袭扰我。我记得第一次和吕少农先生的交往，那次我回到北湖和几个朋友坐在北河边闲聊，忽然我们的队伍里多了一位陌生的人，这个人就是吕少农先生。当时我还没把他当作我的朋友。我怅然地谈起我做知青的一段材料。我说那时我们队里有个从杭州下放的女知青，我记得我栽秧之后倒在抽水机房旁边的田埂上，用旧草帽遮住刺眼的阳光，正要睡上一个有蚂蚁爬满胸膛的好觉，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杭州那个新来的女知青死在河里了。我便跑去看。那女知青打捞起来时全身似月光的晃白，是丰腴圆润的青春期处女的胴体，类似但丁《神曲》里那个和诗人一起升天的美女卑采丽亚。“诗人我极愿和你行走，并显得在风上面那么轻的人说话。”我每逢背诵这样空灵的诗句，就看到那在河里浮起来的杭州女知青赤裸的胴体。我知道她是给人遭塌了。和乡下的人说的一样，好漂亮哟全身雪花子白，让队里的干部给缠死了，像蟒蛇缠了青蛙，日夜缠，硬把这个姑娘逼死了。我记得那是我首次对我的朋友荡气回肠地谈起这个悲剧的材料。我说着说着，发觉吕少农暗自落泪滴在北河的青草坪上，我猜想这件事可能勾起他某种隐匿的情感。我不知我贸然地叙说那位已死的杭州女知青，竟能这样地触动了吕少农先生。一会儿，吕少农先生沉重地告诉我们，他说那个女知青叫赵丽红。赵丽红在死前那个晚上到马王庙去演《红灯记》李铁梅，结果宣传队里拉京胡的人病了，于是只好去我们大队邻近的学校请吕少农补缺。吕少农便和赵丽红走在田埂子路上，走着走着，赵丽红忽然说，吕老师，我怕。吕少农说，怕，怕什么？赵丽红说，我怕这里的人。吕少农心想，人嘛，

有咋地可怕的呢？没想到第二天赵丽红就死在河里了。吕少农讲到这里，就突然把手一击，说，我哪晓得她那句话是最后的话，现在我才体会到她说那话是在求助我。假若我是晓得安慰她，可能她就不会死。吕少农先生越说越懊悔，悔自己头脑愚蠢，悔自己对不起这位杭州女知青，在她临死之前没有伸出手来救她。吕少农先生没有想到漂亮的女人还有这么危险。赵丽红是被几个人逼死的，人们搬着指头一数，但不敢说出他们的名字。赵丽红的父亲和哥哥从杭州赶来，明晓得他们的亲人被别人所害，但处在那情境你拗得过地方政府么？你告也告不出去！后来抬棺材时，我们队里的人都哭了，有个老头把棺材盖使劲一捶，重重地哼了一声。吕少农先生讲到这里，也重重地哼了一声。吕少农先生说这件事像一座黑暗的坟墓长久埋藏在心里，不禁使他挥泪给赵丽红作了几百首挽诗。我曾在吕少农先生的诗集上读罢动人心扉的痛哭和悲愤。我听到吕少农先生的叙述，心里渐渐地沉寂，顿时感到与他相见恨晚。我第一次接触他就觉出他的高大，觉出他心里张弛着震撼我的人格力量。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具有这些蕴藏深远的情感，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才是真正的成熟。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我叙述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吕少农先生珍藏的却是情感的历史和人生。这是我第一次结识吕少农先生的大致情况。真正说来我就和他这么一件事的心灵碰撞，便深扎在我的心间。我对人的交往便是这样，碰撞的东西记忆永存，世俗的琐谈烟消云散。自那以后，我们才渐渐地有所交往，便成了朋友。

至后来，我有几年没有见到他，我不知他现在变作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从马飞那里得知吕少农先生已变作一位诗人，闲时做

做古典诗词。而他在不惑之年之后，突然热衷于做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并崇拜台湾梁实秋和余光中的散文。他身子比先前更加的清瘦，不过是头大，头发乱蓬蓬如茅草丛生，像爱因斯坦。习性喜隐居，怕风怕光，不抽烟嗜酒，会拉京胡，喜哼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在学校有一破舍，却又去土窑那里扎一草屋，说是要在那里赋闲读书，讨个清静安适的处所。马飞还说，吕少农先生变得有点神经错乱，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对学生的课堂演说中。比如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类比他吕少农的《从北湖中学到土窑草屋》。我想，知识分子到了这般光景，大多是这种疯样。在那个乡村中学，学生一人一间课桌像修钟表的样，吕少农在教室的走廊间踱步，两眼盯着复习资料边走边念，美洲豹起源于非洲的丛林，说着就脖子一耸，头又一耸，怀疑地说，这复习资料有没有搞错？他不知道美洲豹是否起源于非洲丛林。有时吕少农先生来点空间方面的猎奇，他偶尔带点世界之谜的杂志，那是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带过来的，另有一本美国《读者文摘》编辑的资料。他带到课桌上，学生们便亮着眼睛嗟叹起来，感叹着古埃及的金字塔，印第安人的壁画文字和神出鬼没的飞碟。吕少农先生就把眼睛搜索着学生，说美国科学家要人类炸毁月亮，因为月亮对地球产生的引力改变了太阳光线的角度，导致南北半球气象变幻莫测；这种引力又引起人体内水份涨落，使激素分泌失调，女性的生理周期紊乱，交通事故增多和犯罪率上升，因此炸毁月亮可以转化这些弊病。忽然吕少农先生张开双臂，就像爱因斯坦在广场上进行科学演说，摆动着他的头颅。世纪在跨越，人类在前行，可是吕少农先生的血又突然冷了下来，铁着脸说，好了，同学们看着复习资料，美洲豹起源于非洲丛林。我听后真不相信吕少农先生会有这样的演说幽默。马飞说吕少农先生有独到的教学经验，他并非像孔子那样治学严谨。但在这个乡间中学，从

他手上高考中榜的学生最多。至于吕少农先生的私人生活，在坊间也有很多的传闻，大多属于牵连于女人的秘事。在这个方面我不敢冒昧。我虽然好久不曾与吕少农先生谋面，但我知道他心里珍藏着我所说的那个杭州女知青的悲剧材料。至于他的为人，我坚信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诙谐又有点神经质的人，他还有一点民主的素质，主张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没有害人之心，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基本人生和骨子里的品格，我就这样思索着，汽车很快到了沔阳。当晚我找到马飞，马飞说，你没见着吕少农？我说，我闯威虎山了，差点被那狼狗咬了。

5

夏至几个月，天气酷热，我更加地不敢出门。到了晚间没去舞厅，我听说来了几个俄罗斯舞女，就想去跳跳，国中的舞女不值钱了。我尽管在南方的深圳做了两年的文学编辑，但从没泡在舞厅里以消磨我的年华。我还没有沾染花花公子的坏习气。我依然僻静独处，这样，在沔阳又过了段日子，手头的几本书籍已快看完。我本是读书枯燥，又不求甚解，也没有消遣的好法子，于是和马飞再次拜访吕少农先生。我真有点想见到他。

这次我去北湖已是冬天。这个冬天也算作最冷的了。我感觉这季节的嬗变太快，转眼间就开始北风萧萧，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车上有位村妇说，咋冷冷死人的，穿着棉裤就像光着屁股，我以为这句话说得栩栩如生。北河的确已给冻死了，寒风像狼群奔跑饥饿长嗥，河边树林凋敝清瘦，像被掏空的贫妇裸着肌骨，被男人挥着刀子在周身搜索。

就这样好冷好冷的，我们走进了北湖中学。学校已经下课，我

跟着马飞径直到吕少农的寓所去。吕少农住在一间破烂的校舍。我们去敲门，不须敲，门一推就开了，结果吕少农不在。我走进去却被室内那气氛所震撼，我顿时感到吕少农先生制造的这种气势有点压人。大厅墙壁上挂着没有裱糊的书法：有马克思的“怀疑一切”，隶书，有“禅定”，署名为北湖一布衣书，颜真卿体；还有“楚国狂人”，这四字如同唐人怀素或张旭的狂草。我看到破旧疲惫的小屋满墙挂着旷世豁达的思想，深感吕少农先生的胸怀不凡，我当时好像自己已经见到了吕少农先生。这时校园里响起当当的铃声，那铃声铿锵沉缓，犹如一道古风冲击着我。

可是又一次使我们失望，我们听到最后一道铃声，却不见吕少农先生回到寓中。这时邻居回来一个老师，马飞说他叫亚翩，是新提拔的校长，就住在邻寓。我默看着亚翩，这么一个稀罕的名字？我心里正在这样想，亚翩告诉我们，说吕少农先生没有上课，到镇郊一个叫九棵树的村子看戏去了。这时我们都怔了。马飞说，放学了，他不回来烧火？我说，我们以为他要回来的，就没去教室找他。亚翩说，他喜欢看戏，中午在办公室他就说了。这时马飞就骂起吕少农先生，说吕少农是神经病，故意躲着我们。天已昏黑我们还瘪着肚子。

6

出于无奈，我们只好来到九棵树的堤边寻找。天气寒冷息风，堤边搭着一个土台，并排吊着四盏燃烧的夜壶灯。把煤油灌满夜壶，壶口裹着媒纸，点燃后红亮，黑烟袅袅。在我们北湖唱戏就是这样，从城里请来戏班子，唱一夜给多少钱。农人们喜欢看地方戏，尤其喜欢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戏子们。农人说，人一生都是为了眼睛上的事；婆婆姥姥们说，这古戏好，教育人哟。

舞台上戏子们冻得像鬼，秦香莲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央拭泪痛哭。秦香莲是个老幼皆知的悲剧，被陈世美嫌弃不认，唱了百把年，婆婆老头们最喜欢看。我们一眼望去发现看戏的大多是婆婆姥姥，也有很多老头和娃们混杂在里面。农人们拥挤着，坐在土埕子或低矮小板凳上，堤边密挨密地黑压压一片。农人们看得进入了角色，他们的脸像大小菩萨仰望着秦香莲。四周的雪，白坦坦地放亮。

秦香莲的哭声有腔有板，夹杂着她的悲怨和诉说，尤如旋转的风呼啸的雪，在旷野上升腾。她的哭声像农人们种植的土壤，既肥沃又黯黑。她哭得越惨，底下就越安静，那四盏夜壶灯爆烈地燃烧着。秦香莲哭得像鬼，农人们坐在黑暗中，像夜游的鬼，大鬼小鬼头挨头地默默抽泣。我们开始看到这种情景觉得这是在阴间唱戏。突然马飞大喊吕少农的名字，他野蛮粗犷的声音打破了静寂雪夜的悲哀。看戏的人们有些不满地回头瞄着马飞，看他是个什么模样的不知趣的小子，可是马飞不顾这种挑衅的眼光。农村里常有这样的愣头青，游手好闲像流痞，人们是不敢得罪的，于是马飞更加起劲地叫喊。看戏人原谅马飞是喊人，也不好责怪，就都把脸扭过去看着包青天和陈世美出场。

“吕少农——”

无人答应。

“一二三——吕少农。”

他叫我拉着号子。

“吕少农——三二一。”

仍然无人答应。

我说这吕少农先生也是一个怪人，朋友叙旧是一件高尚的好事情，干吗就这样躲着我们呢？我们喊了一阵，见没人答应，我垂着头有些气馁，双脚在雪地上跺着。马飞说，横直我们喊不到